因樹屋書影

因樹屋書影第三卷

櫟下老人筆記
屯溪螺隱校訂

陳大士曰、隆準公大耳兒祖孫相距四百年、皆能有爲於天下、原其所以無有他端、百敗而其氣不折也。陶荆州愛將朱伺、每戰輙克、人問其故、曰吾特能忍耳。兩軍相對、勇怯相當、幾不能支、而更忍其須臾、此必有變。我能忍、彼不能忍、所以勝負之數不貿也。合二端觀之、天下事必

有氣而能忍者勝。

吾梁吹臺在城南、是師曠作樂處、梁孝王改爲繁臺、班史稱吹臺爲平臺、謝惠連於此作雪賦、又名雪臺、繁音婆、今尚有繁塔、予同學諸生有繁居正者、臺下人、魏有繁欽、又述異記、蠡臺梁孝王築於菟園中、以迴道似蠡也、今不知在何所、然繁臺上有塔、從下而上、實作蠡形、與他處塔製異、蠡臺或即繁臺歟、

天中記載寄縣有慈亭、慈急也、予讀書寄之超

化寺兩載、每詢親識、皆不知其處、

漢書漢建尚書百官府、名曰南宮、蓋取天上南宮太微之象、今惟禮曹得稱南宮、何也、

劉賓客嘉話、公常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澤、豈非異也、稱公者、即劉賓客也、靈運鬚、昭明脛、是的對、皆文人死後之阨。

蓀光錄、載處士朱嬰、性高古、善拊琴、去其爪、作肉聲、有公子不喜之、嬰作色曰、如樂其聲、何不撾鼓、今之工琴者、類不畜爪、但搊箏、則繫義甲、

豈當時撫琴者皆以甲取聲歟。不然、何以去爪爲異。取羯鼓來爲吾解穢。正不樂肉聲者。

漢楊終字小山、爲校書郎、受詔删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然則史記曾經删定、非本書矣。更不知删去何等。或删本與原本並行。後世獨行原本耳。

予家江右、諸昆季至金陵、呼柹餅曰椑乾、金陵人恒笑之。按前地里志、梁侯園有烏椑八九稜、椑、柹也、則所呼正是、

梁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以筯和之、惲驚其哀韻、更爲雅音、後傳擊琴自筆捶始彈基擊琴。正是的對。今俱不知爲何事矣 今人作索句圖若作以筆捶琴更多意態

東觀漢記、盧江獻鼎、詔召鄭衆問齊桓公之鼎、在柏寢臺、見何書、春秋左傳、有鼎事幾、衆對狀除爲郎中、此六朝文士隷事之始

謫仙云、孔文舉曰、座上客嘗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詩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

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予在萊潍作無事堂常日有客時學北海無客時學淵明意但飲酒耳不知者以爲地近蓋公堂有所慕而爲之予滋愧矣後一令至曰邑可無一事耶命撤之諸生于鳴岐藏於家

艾南英曰王世貞前後四部稿及其外集多載嘉隆時事臣嘗讀其書竊以爲世宗肅皇帝之英武威福操縱無所旁貸而世貞於其大誅賞一則曰相嵩再則曰世蕃是視其君如漢獻孺

子嬰也。世貞父死國法，公論已明，非眞怨毒之於人也。媚將相而要贈卹，遂知有將相而不知有君，甚矣哉。漢武窮兵征討，虛耗海內，史遷據事直書，非以李陵腐故修怨於其君也。讀史遷之書，漢武不失爲好大喜功；讀世貞之書，天下後世以世廟爲何如主。世貞雅有文名，又善獵史漢之皮毛，以序飾時政，愛其文者旣溺而不察。士子生長草野，不及見嘉隆故老，以審知是非之實，而一時著述編錄之人，不過據近代文

集。吠聲附和。而世貞之集又最著。臣故敢書其後曰。近代文士。以修怨。而無君者。太倉王世貞也。以橫議而非聖者。温陵李贄也。

梁玉立曰。太和先生者。姓王氏。貞定人。不甚識字。然明敏多智。人有疑就質。輙立剖。有爭訟先生出片言。莫不詞窮。唯唯謝過者。顧其名不傳遠近。聞者獨稱爲太和先生云。時鄰郡有重獄經屢讞。疑不决。臺使者檄郡守更訊。守閱牒累日夜不能得。一老吏白守曰。貞定有太和王先

生者雖布衣有聽斷者不可招致焉以禮聘之守於是飾車馬遣吏造先生先生曰余窮鄉鄙人何所知顧辱太守召駮觀聽乎使者再請乃詣既至守爲罄折具賓主告以故先生令守第出訊請從屏間聽之守乃坐聽事兩造具陳已先生遂爲指某因某詞中有間由此細勘情僞可立剖也守因更取前牒審覈一訊即服如先生言獄上臺使者驚異移檄褒美咸謂太守才能折疑獄也守喜尊先生爲上客酬以金先生

辭不受。乃以禮遣歸。先生歸。不自矜伐。優游里中。以韋布終其身。又歷數世。而方山公。及子紹山思山。兩公。先後成進士。今衣冠甲中山。史氏清標曰。余觀太和先生、斷獄事。而重有慨也。州郡吏競為毛鷙擊斷。以取赫赫之譽。唯恐功名不自己出。士即負材卓犖。聲不出里閈。泯泯以沒耳。先生以布衣決重獄。奏效長吏之庭。馳聲河朔間。一何偉也。而太守慎刑獄。能不自任。老吏又能舉賢。以成太守名。皆有古人之風。豈獨

先生矯矯可傳哉雖然余猶惜太守能屈先生而不即薦之臺使者以聞於天子使竟其用也漢世敦崇行誼州郡有才賢著聞者其上得辟爲功曹椽屬往往游歷以至公卿列侯後人困於資格廉平如先生不克一當張釋之徐有功之任顧令其以布衣終老嗚呼亦足以徵世變矣

坡公書淵明飲酒顏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詩後正飲酒不知何緣記得許多事余謂正緣記

得此許多事不得不飲酒

劉子威好爲聱牙詰屈之文吳人推服之無敢後袁卜士景休字孟逸每向人抉摘其字句鈎棘文義紕繆者以爲姗笑子威聞之大怒訴于邑尉攝而笞之尉數之曰若復敢姗笑劉侍御文章耶景休仰而對曰民寧再受笞數十終不能改口沓舌妄諛劉侍御也尉遣之吳人因是益嗤子威見虞山詩人傳每讀此輙爲失笑

石林老人避暑錄話云余親戚有爲光州守得

古銅鳩一、大半掌許、俯首斂翼、具尾足、若蹲伏、腹虛其中有圓穿腹、正可受杖、製作甚工、以遺余、疑是漢鳩杖之飾、因以爲杖艮是、首輕而尾重、舉之則探前偃後、蓋如是乃可取力、此所以佐老人也、余味首輕尾重探前偃後八字、曲盡古人爲老人製器苦心、記此以佐䜣噎。

余幼時在金陵、聞舊曲中老冦四家、有說郛全部、以四大厨貯之、近見虎林刻本、纔十六套、每一種、爲數少者尚全鐫、多者咸爲逸去、甚至每

一集有存不四五葉者、陶氏當時、即有去取、未必如是之簡、此刻未出時、博古之士、多有就寇氏鈔錄者。及此刻出。不知者以爲說郛盡於此。更不知求其全。余常言自刻本說郛出而說郛亡矣。然其中全帙、有另鐫行者、後人緣其書目。廣求之。始爲全璧。未可爲此刻誤也。宋末賈秋壑亦倣說郛。爲悅生堂隨抄。亦百餘卷。不知今尚有傳本否。

徐文長知湯義仍先生特深、然評其感士不遇

賦、既以四裔語譯字生議之、又云此不過以古字易今字。以奇謫語易今語。如論道理。却不過只有些子。其推之雖力。其訴之也亦甚不少矣。義仍先生諸賦。尚是平易。古字施於賦中猶可。若今人竟用之序記中。十得六七。使人讀不得句。句不得解。文長見之。更不知如何毒詈矣。

避暑錄話、載蔣侍郎堂家藏楊文公與韓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記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攜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

呈後有蘇子瞻跋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蔣氏不知何從得之在其孫彝處也世言文公爲魏公客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於公者亦固多矣片紙折封尤見至誠相與簡易平實不爲虛文安得復有隱情不盡不得已而苟從者皆可爲法也予謂文公帖子石林老人論之詳矣端明跋僅十七字摹寫楊文公憐才愛士之意

飛動紙上使千百世下讀之驟欲泣下筆墨何物能感動人如是

馬旻徠之驌曰亂臣十人有婦人焉註曰邑姜蓋臆說也近有著識小編者謂婦當作殷殷人者膠鬲也按殷亡鬲遯賓未臣周此不足辯而婦之必非邑姜則不可不辯也予有亂臣十人武王行間誓師之言此十人必盡在左右以閫中之婦褒譽於虎貔熊羆之列其何以服衆心乎且武王數受之罪曰牝鷄之晨惟家之索夫

商以婦滅而周乃以婦興乎即邑姜雖賢不過如太姒之克勤克儉克逮克容如葛覃卷耳樛木螽斯諸詩盡之矣豈參闈外之謀或躬擐甲胄於疆埸鋒鏑之間也成王大誥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廸知上帝命成王曷敢斥言其母直與諸臣伍耶此其大證明據也學者讀書明理所不知者何妨闕焉獻子五友而忘其三孟子大賢也

喬文衣曰經書中魚亥儘多後學尊經遂不敢

辯、如晝寢章、先君謂晝當讀畫寢、寢廟也、畫寢者、畫其寢廟也、諸侯畫寢、大夫以丹、士庶以白堊、春秋僭亂成風、宰予習焉而畫其寢、過斯甚矣、朽木糞土所以明其賤、何誅之責、所以甚其失、不然、一晝寢耳、罪豈至是、又考字書無畫字、三宿而後出晝、又讀作晝、即畫也、亦是晝字、晝作畫、其必然乎、然昌黎論語解、已有此說、

豫章陳興霸常言、今之能言家破制削法逞臆橫議、爭訟一時、世道人心之變、至此而極、何則、

風俗之樸其時人心羣居和一不尚矜爭及其衰合縱連衡熾而六國入秦顧廚俊及標而漢祚爲墟即至濂洛諸君子倡明理學厥功不細而韓侂胄猶誣爲僞學而殘噬之由斯以觀豎一說者伏一敵至乎各豎其說並對一敵而天下事不可爲矣今時持論大率淵源無素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浮慧者覩綺而躍心迂跡者以淺俚爲古樸塡砌者以六朝爲治麗此由胸智不多未更老成故也又好詆訶前輩旁人甚憐

其愚而造之者以爲得意始也不過文人之矛
既也遂釀兵爭之禍吾輩不可不知戒也與霸
名考威大士仲子
古人如顏魯公輩自書碑間自鐫之故神采不
失今之能爲書多不能自鐫自書自鐫者獨印
章一道耳然其人皆不善書落墨已謬安望其
佳予在江南見其人能行楷能篆籀者所爲印
多妙不能者類不可觀執此求之百不一爽也
近蜀人任元本博學妙詩文能以坐隱名通國

復善揣骨相、陳蝶菴先生贈以詩、有曹劉沈謝吾何敢、摸索憑君在暗中、何一時稱之。

避暑録話、張安道與歐文忠素不相能、慶曆初、杜祁公韓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爲、文忠爲諫官、協佐之、而前日呂申公所用人、多不然、於是諸人、皆以朋黨罷去、而安道繼爲中丞、頗彈擊以前事、二人遂交怨、蓋趨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爲翰林、蘇文忠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爲重、其

歐永叔乎不以其隙為嫌也乃為作書辦裝使人送之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薦之非其類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即極力推譽天下於是高此兩人子瞻兄弟後出入四十餘年雖物議於二人各不同而亦未嘗有纖毫輕重於其間也余夜讀此而嘆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今世有退然自以為不足以重人而必求其人以重之者否有憐人之才必求其人以重之作書辦裝送之京師者否有

與其人嫌隙復敢達以書薦以士者否有得嫌隙人所薦士渾忘其所自來極力推譽使縣有聲譽者否抑有進身之後不忘所自四十年無纖毫輕重於彼此者否甚矣古今人之不相及也

喬鉢曰、蘇墳之大、不過三十畝、繚以土垣、古栢三百本、歲甲申、郟賊盡剪之、其中爲老泉、老泉葬蜀、元郟令、具衣冠爲之、成三蘇耳、左子瞻、右子由、相去六七武、或云邁、迨、過、俱葬此、而無其

塚、子由西有四塚、無題名、前豎一碑、列四氏六公子名、爲篳、爲符、爲箕、爲籥、爲筌、爲籌、亦無墓按子瞻晚謫海南、後爲汝州團練副使、比至淮乃表乞常、遂卒於常、當未病時、囑子由、如卽死、葬我於嵩山之陽、子爲我銘、子由從之、子由出守許州、買田於許、居六年卒、亦葬是、因思子瞻嘗日、足跡幾徧天下、奇山妙水、何一不經物色、乃獨鍾情於此、必有取爾也、墳之外有二塚、數百年來、未有知爲蘇氏者、南一塚、爲盜發矣、俯

其穴得誌銘始知爲夫人傷哉鼎革之事何代無之乃中州之慘至今子瞻不保其丘墓不亦甚乎爾時暴骨在野於草蓬蹟䃭中得頂骨二脛骨三零骨三十六屑丙戌清明具衣冠而重葬焉夫人姓梁氏爲宋狀元顥之曾孫適蘇逮爲子由之長子二子曰簡曰策與前六公子爲昆季皆人所未聞也

蕭茂先自序其詩經偶箋云因經有傳而逐傳者遺經因傳而生訓詁而襲訓詁者迷傳塾師

講堂轉轉訛謬夫古人之唱嘆淫佚神境超絕
而必欲硬提其字句以爲綱强疏其支泒以爲
斷千年風雅幾爲迂拙腐陋之書嗟乎獘甚矣
孟子之論說詩以意逆志夫千載之上千載之
下何從逆之大都目光所止古人妙理相遭無
故之中作詩者之志或偶而靈讀詩者之意或
偶而動天下之不可力取而偶或遇之者惟物
之精微者爲然若是余雖不能見其裏豈莊周
所謂旦暮遇之者邪

博物志風山之首方高三百里風穴如窻突深三十里春風自此而出也何以知還風也假令東風雲反從西來詵詵而疾此不旋踵立西風矣所以然者諸風皆從上下或薄於雲雲行疾下雖有微風不能勝上下風來到反矣此說古今未有可謂思入風雲

宇文述遇天寒雲定與謂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厚裕耳人皆學之名爲許公裕耳此後世著煖耳之始

裴俠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即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瘳、向府病瘳。似朝士終無死法。求仙者何必十洲三島乎。

漢書、成帝時、河決潰金堤、凡灌四郡、帝按圖緯、得王延世徵拜河堤使者治河、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帝嘉之、改元河平、此今治河下埽之始。但今易以柳枝葦條耳。潰金堤灌四郡之水。在今日恐經年不辦。三十六日何神速也。古人

作事如此。

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起於宋陳希夷寒在五更頭之說、余既以意論之矣、今是處皆五更三點、而各禁中間五更五點、客有詢其故者、余笑應之曰、總是不放人行之意

詹去矜曰、姑余將有事閩越、間渡浦城、買一艄艋、其制方上銳下、坐臥其上、恒桯杌而不安、板薄纔如紙、水石之大小、皆可舟中捫摸而得、操舟者日行灘瀨間、。。。。。。。巨石森立、矛戟外向、舟觸石

鋒而出相去纍黍輒成虀粉水聲如雷鼓人語不聞兩黃頭郎意甚閒暇前者以招後者以柁指東則側西向左則掉右不言而喻循水石之曲折瞬息百里如泛安流吾行江湖多矣未嘗見舟脆薄不足任若此而舟人予沉鷙健捷如是者也豈非人待命於物者難爲力而物聽命於人者易爲功乎嗚呼任得其人雖以菲材凌絕險必有攸濟況乎具恢弘之器而游蕩平正直之途誠有其人復何虞於傾覆哉

枝山野記、正統中李文忠公時勉、爲祭酒、時閹振擅權、公獨與抗禮、不爲下、又不賀其生辰、振不悅、及進呑文廟、舊時司成有茗筵之獻、公獨否、振深銜之、求其罪無可得、一日公以彝倫堂大樹蔽陰妨諸生班、令伐其旁枝、振聞之、遂傳旨枷號國子監前、並及司業趙琬、掌饌金鑑、枷皆重百斤、其一特重、窄口、爲公設也、鑑曰某年壯、嘗荷此、公曰、僕雖老、筋甚堅、即以自荷、諸生司馬詢等數百人、伏闕以請、有石大用者、獨乞

身代先生禍猶未解助教李繼者嘗游侯伯間爲公所厭至是因某伯求救於會昌伯孫孫帝舅也是日適生辰太后有所賜因附奏臣比年生辰每得諸公卿賀如國子李先生不過一幅帊子然辱此君子臨賁爲榮今諸公皆集獨李先生爲朝廷析楊之禁臣席無此人竊爲不樂奏上太后即邀上問之乃知振所爲即飛詔釋李先生就詣會昌爲壽董崇相曰夫權璫爲朝廷進香文廟款之茗筵於禮未甚過李公猶不

肯寧至得罪則其所以自處者可知矣方禍之剡權璫熾焰人宜無敢近者諸生不顧其死願代之此自其義然耳李繼素爲公所厭以今人情宜可乘此釋憾何以忘情捐忿從中導款卒脫其難則當時人心之公其不以喜惡爲仇德如此且亢厲守高自公買禍趙司業金掌僎以公見累宜不能釋然者今不惟不之慫且願受重枷何代無賢阨而知節此豈出俊廚諸君子下耶計閹振所以挫折公者謂可死公耳不意

天恩飛霂公名因此益重而趙金二公亦因之有聞閣振氣焰今竟何如事有數端可以喚[illegible]者聊筆之

寧國論曰蜀中本無獠犍爲德陽山谷洞中攘攘而出輾轉漸夥自爲夫婦而益多夫土乾則生蚤地濕則生蚊積穀則生蠹腐肉則生蛆蛆化爲蠅蠅又自生蛆蛆又生蠅豈有窮乎右見續博物志　今以一盂水置几上雖極清者不數日自然有滓不數日自然有微蟲蠕動於中

則知此言是萬古之先。人生定論。

錢穆父一滯獄、蘇長公譽之曰、所謂霹靂手、錢曰安能霹靂手、僅免葫蘆蹄、見明道雜志、今蹄作提、非也、葫音鶻、作胡讀、亦非矣、一俗言訛二字、

道路傳聞之言、不可過信、至事涉塞外、尤易譌張、蓋道里遠隔、無可憑據也、宋張元吳昊之說、多因韓范表奏姚嗣宗入幕而無賴者、故為此言、以恐嚇將帥、冒取功名耳、即有此二人。未必

即是王猛未必能用聶胥試觀嗣宗入幕所裨益韓范若何其放言題壁何足道哉若以此占才恐不勝車載斗量矣且二人名同元昊更屬可疑彼豈不能自取一名而兼此二人非偶合以爲异即故分襲以炫奇此妄撰者之意歟

甘泉之殿舊禮羲軒長樂之宮本圖堯舜自東京晚世曠代無聞西漢威儀復覩今日　右陳徐陵謝勅賜祀三皇五帝餘饌啓漢宮殿圖畫聖賢見此

田文重氣徇名四豪莫及寶劍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之懷右梁任昉爲東宮謝敕賜孟嘗君劍啓○田齊物至蕭梁猶存好古者所必收也昉啓汰駢套亦佳

金陵童子有琢釘戲畫地爲界琢釘其中先以小釘琢地名曰簽以簽之所在爲主出界者負彼此不中者負中而觸所主簽亦負按孔北海彼收時兩郎方爲琢釘戲乃知此戲相傳久矣

程正叔見秦少游問天知否天還知道和天也瘦是學士作耶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此等議論煞是可笑與其爲此等論不如並此詞不入目即入目亦置若未見尤成就自家局面

陳士業荅張謫宿書所刻何心隱集甚善弟嘗與諸友論有明異人其在世廟之末者心隱鄧豁渠兩人而已然豁渠固負豪氣而軀死不葬父喪不奔見黜於名教儒者不錄心隱生平所爲皆忠孝大節即其詭託箕巫陰去分宜之相

不煩批鱗請劍而大奸忽爾敗覺其作用最奇真能以忠而成其俠者非豁渠之所敢並也心隱之文盡於兄之所粹其軼事見於雜記諸小說者頗多兄能博採而彙集之以盡心隱之奇亦一俠事弟又聞心隱之門人有呂光午者浙之大俠也其人與文之奇不減心隱心隱嘗以金數千畀光午使走四方陰求天下奇士光午攜蒯緱衣短後之衣挾健兒數輩放浪湖海窮九塞歷郡邑所至凡緇衣黃冠與夫商賈騶儈

傭夫廝養以至椎剽掘冢之流備一節之用擅一得之長者皆籍記而周旋之以故心隱所識奇士盡於海宇心隱死、陳尸道旁、有二人犯相國之怒、仰天痛哭、收其遺骸、爲之掩葬者、其一乃光午也、今其文不知頗有傳於其鄉否、天下承平無事士之負奇而槁項黃馘以死淹沒不傳者何限其人在當時已不免姍笑於里巷而見侮於褒衣博帶之儔何況於後世使後世無兄輩好奇爲之表章雖其奇如心隱者亦且奄

忽與草木同腐。又何有於光午之輩乎。吁。可慨也。

鴛鴦之尤異者。養雛於土窟破冢之間。能使狐衛其子。見白孔六帖。鴛鴦陸產。自昔未聞。狐性淫。鴛鴦特艷。故效此媚耳。然人未經見。

吳俗以正月三日、爲田生日、見無顏錄、田有生日、亦大奇、東方朔占書八日爲穀、何不以八日爲田生日、

闔郡邑誌書中、多載郭璞讖、武彝志載九曲溪

頭有晉郭璞題識曰、黃岡降勢走飛龍、鬱鬱蒼蒼氣象雄、兩水護纏歸洞府、諸峰羅立拱辰宮、林中猛虎橫安跡、天外狻猊對面崇、玉珮霞衣千萬衆、萬年仙境似空同、璞時詩體便有七律、便有晉安惡濫瓜之七律、眞可發一噱、諸誌中如此類者甚多、編者皆存而不删、不解其故、

唐仲言名汝詢、華亭人、世業儒、仲言生五歲而瞽、未瞽即能識字、讀孝經成誦、及瞽但默坐聽諸兄呫嗶、而暗識之、積久遂淹貫、婚冠既畢、益

令昆弟輩取六經子史以及稗官野乘皆以耳授顛末原委默自詮次純纇瑜瑕剖別精核蕋從章句之粗以冥搜微妙心畫心通罔有遺隱矣於是遂善屬文尤工於詩海內人士踵門造謁仲言每一晉接歷久不忘與之商榷今古繼以篇什千言百首成之俄頃而音吐鏗然使聽者忘疲子姪門徒輩從旁抄錄一字亥豕輒自覺察不可欺也貌甚寢而心極靈常解唐詩其所掇拾古文以爲箋註者自習見以及秘異迴

流從源搜羅略盡然必先經後史不少紊淆雖詩賦之屬所援引亦從年代次序之如某字某句秦漢並用則必博採秦人不以漢先詳瞻致精有若此也所著有編蓬集姑蔑集及唐詩解共若干卷行於世錢虞山云唐較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疎放句云出於向秀賦稽志遠而疎呂心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

李公起名峻鄞縣人父子靜官侍御出按遼陽卒於任公起廬地而葬躃踴岐嶷孝弟髮及額

侍御公訃至、號慟無晝夜、咽枯而斷、凡五日水漿不入口、乃更啞兒喪、始盡取先世藏書、縱讀之、手自較讐、雖凌寒溽暑、弗倦也、既聾而問難辨證之路永絕、凡有疑義、俱於經史中嘿自剖析、無有閡殆、性好客、郵筒走天下、四方學士大夫、亦樂趨之、賓主以案相通、以筆有問奇者、則載紙徑粗、及農桑、微如佛老道、國家所有旂常典故、戶口邊疆、叩之必應、咸盡精核、或既書與客、又自尋繹、幽奇畢呈、而終無遺佚、轉更遐暢

矣晚年尤好種植奇花異卉常滿堦庭舍旁有斐園竹波軒青蘿閣諸勝咸與客遊處性既寧澹好學之外嗜慾益清反覺口耳爲煩也行世有盟鷗集郢雪編永譽錄研史凡若干卷

詹去矜曰樂府可無作也詩三百篇原本性情體兼美刺深微要眇之思與溫厚和平之意其諧金石而感鬼神大抵皆樂府也漢人始有樂府之作然已不能爲三百篇矣嗣後爲五言爲七言雖去風雅愈遠而當其情與境會自然合

節亦未始非樂府也詩家惟唐律最嚴彼其字協宮商韻諧鐘呂可謂近體非樂府乎如太白之淸平調君平之寒食詩二王之涼州詞閨怨旣已優伶習之絃索和之又可謂絕句非樂府乎少陵雄視百代前無古人集中如兵車出塞無家垂老新安吏石壕村諸作沉雄悲壯感慨唏噓自是樂府勝場何必更摹古作者之名哉自李于麟擬議變化之言出耳食者流轉相蹈襲不能出入風雅惟務鬬靡誇多每詩集一帙

標題樂府大半至有聲律不諧音節都舛猶然仍古樂府之名諸如此類良可悼嘆夫以一人心思欲使諸好皆備忽擬美人忽摹壯士忽爲衰衣端冕之帝者忽學驂鸞駕鶴之神仙大似百戲排場子弟輩笑俱假趨向由人亦勞而少功矣即如大風垓下易水秋風古人已臻極至無容更贅一詞乃尚刺刺不休用心無用之地何其不自量也又如陌上桑秋胡行君馬黃戰城南種種名目古人緣情寫照原自不可無一

不必有二而或割裂全篇換易字句依稀影響遂稱已作工者不免優孟抵掌之誚拙者至有葫蘆依樣之譏言詩至此風雅掃地盡矣故曰樂府可無作也

劉後村跋馬和之覓句圖夜闌漏盡凍鶴先睡蒼頭奴屈兩髭煨殘火此翁方假寐冥搜有鏤唇毛錐貯梅花一枝豈非極天下苦硬之人然後能道天下秀傑之句耶使銷金帳中淺斟低唱人見此必發一笑又跋石鼎聯句圖此必是

臨李伯時、周志機本子、其模寫侯劉二子、始而倨傲繼而倡酬俄而起立又俄而屈伏又俄而避席鞠躬欲罷不能末而困睡睡起覓道士不見與道士終始雍容崛強之狀極得韓序之意、趺榻通老移居圖一幅而跣者荷藥瓢書卷先行、一髻而牧者負布囊驅三羊繼之、一女子蓬首挾琴、一童子肩猫、一童子背一小兒、一奴荷薦席筠籃帛槌之屬、又繼之以處士幅帶執卷騎驢、一奴負琴又繼之細君抱一兒騎牛、別一

見坐母前持箠曳繩毆其後處士攢眉凝思若覓句然雖妻子奴婢生生服用之具極天下之酸寒然猶蓄二琴手不釋卷其迂闊野逸之態每一展玩使人意消舊題云、楊通老移居圖、不知通老乃畫師歟、或即卷中之人歟、有明處士、魏野、有亭榭、林逋、無妻子、惟楊朴最貧而有累、恐是畫朴、但朴字契元、不字通老、當訪諸博識者、又跋戴嵩畫牛、曹霸韓幹以畫馬遇開元天子、崔白以工翎毛侍詔熙寧、易元吉以畫猿蒙

光堯賜詩戴牛雖妙乃未爲人主賞識若非吾輩田舍漢殆無人領略此黑牡丹也又跋王摩詰度水羅漢世画渡水僧或乘龍或履黿鼉類多詭怪恍惚不近人情今最後一僧先登於岸雖目視雲際孤鶴然脫衣在盤石上欠伸垂足若休其勞苦者前一僧未度纔數寸淺水而中一僧乃倒錫杖以援之三僧者皆至人大士而涉川之際謹重如彭祖之觀井曷常以蘆渡杯渡爲神哉諸跋可謂善於形容今雖未見其畫

讀諸跋尚覺依稀隱顯都在目中反疑諸書未必臻此也此公慧心妙舌坡公後一人而已

陳士業復李司理書昨所得張遐事偶得之檇李李君實諱日華者雜著中伏承明問謹備錄於左君實云太極之理人知本於易而發明於周元公以爲元公之說與伏羲畫卦同功然考東漢張遐則已先之矣遐字子遠餘干人常侍其師徐穉過陳蕃時郭泰吳炳在坐穉曰此張遐也知易義蕃問遐遐對曰易无定體强名曰

太極太者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稱蓋言其理至大至要在混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所謂理生氣而氣寓夫理者是也蕃顧炳曰若何炳旻久曰得之矣觀遐之言甚精切且不曰動生陽靜生陰而云一動而生陰陽更自有理會處君實之言如此攷范蔚宗徐稺傳竟未及附載張遐姓字惟饒州府志有之其敘次論易一段較君實先生所記顛末稍詳君實想亦據郡乘拈出者他無可考也太極之理宋儒

矜爲不傳之秘。豈知東漢高士。已有剖摘奥義如張遐者。遐之品行。照耀於一代。得孺子爲之師。又得陳蕃爲之薦辟。而二千年間。敝郡學士大夫。竟不知元嘉有此名賢。弘緒每過孺子之祠。俾覩爐篆。俯挹湖波。覩徵君孑然據南面之坐。而曾不得一侑食之子弟。輒爲低回竟日。先生闡發幽潛。表揚先德。誠得乞靈片檄。特製張君之主。配享祠中。俾知宋儒道統。實淵源於徵君之衣缽。亦千秋之快舉也。夫以嚴子陵之特

絕而侑食者則有方干謝翺皆異代之名賢若遐則覩受業於徵君者又非干翺之比山川勝事待其人而後傳弘緒拭目俟之矣

宋劉後村云世傳李賀中表有妒賀才名者投其集溷中故傳於世者極少余竊意不然天地間尤物且不多得況佳句乎使賀集不遭厄必不能一一如今所傳本之精善疑賀手自詮擇者耳近戴道默云長吉白玉樓事余未之敢信也長吉不世才韓吏部勇之以風檣陣馬古之

以瓦棺篆鼎虛幻之以鯨鼇鬼神不可測乃破錦囊心血止動太夫人惻惜行年二十七位不過奉禮太常世不理口方爭毀螯焉緋衣之召亦曰才之瑰瑋者世罔或知知我者其帝乎

劉後村云蘇程二公在朝不獨爲當時小人所忌葢攻蘇公者朱公掞賈明叔也攻程公者劉莘老器之孔經父也按是時羣小比肩散地蓄忿伺隙元氣壯而後可以杜外邪衆賢和而後可以制羣小不易之論也而諸公不悟各尊其

師各師其黨日夕紛紛不待章蔡復用諸賢固已自相攻擊而去矣想見蘇程爭時呂吉甫輩必相與拊掌竊笑後之君子謹無爲吉甫輩所笑哉此極平心之論

李廷春曰漂母事別無可紀而獨專祀於鄉以奇信也一飯之恩千金之報於母足矣而猶祀何信有造漢之功而母早物色之觀其郤王孫數言凛凛烈丈夫風槩國士之薦蕭相國不足多者謂母有大功於漢非耶竊獨怪信之後也

竟以謀逆誅夫亂臣賊子天下之惡一也邦有叛臣匹婦羞之而猶祀其進食之母此豈人情也哉信不負母必不負漢背天授之主而欲與市賈之雄從中以爭天下知士不為也況號為善將者乎淮人祀母賢母也亦以憐信也嗟夫信功在漢而韓氏為不祀之鬼母功在信而血食於淮者百世不絕君子於是悲信之無術而甚漢之少恩也使信能如母無望報之心則漢必不忌使漢能如信之報母者報信則信必不

曩信不曩呂未必王呂不去漢未必安隱王母子死於后手后族無少長死於南北軍手高陵何在母祠如新千載人心是非乃定信雖不自於漢其庶乎有辭於母也哉

郤掃編劉季高侍郎宣和間嘗飯於相國寺之智海院因談歌詞力詆柳耆卿旁若無人者有老宦者聞之默然而起徐取紙筆跪於季高之前請曰子以柳詞爲不佳者盍自爲一篇示我乎劉默然無以應而後知稠人廣衆中愼不可

有所臧否也當時人言有井水吃處皆知歌柳七詞即妄詆之能禁其不傳否

却掃編載劉器之待御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於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輙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矜莊危坐而不欠伸欹側者蓋百無一二焉其能之者必貴人也蓋常以此驗之誠然余幼時聞先君言中牟張太保孟男方七歲有客過其太翁值翁他出太保代父肅客自晨至午既無他語亦未嘗少

移徙。正襟危坐。待父歸。始揖而退。人以此奇之。後卒爲名臣。

後魏散騎侍郎兼尚書盧昶、時雒陽縣獲白鼠、昶檢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因表諫、詔荅嘉之、○瑞典今不傳矣、幸畱數語、當入雒陽邑志、南中二十年前白兎甚多、初亦珍重、後値極賤、西士畢金梁曰、此名鼶鼠、非白兎也、瑞典所言、或是此類、

廷尉孔君、神遊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
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療、悲恨傷楚、不能自勝、
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令有在、亦變出
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況於今日、倍
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未雪、夙夜憂
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
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涕隕、深明足下慨慷之
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焉永隔、夫復何言、謹
遣報荅、並致薄祭、望足下降神享之、右晉庾亮

追報孔坦書　追報亡友書見此

晉鈕滔母與虞定夫人書此中果有胡桃飛穰出自南州胡桃本自西羌外剛內柔甘質似古賢欲以奉貢　按藝海洞酌云飛穰一名佛手柑又滔母孫姓即賦空侯者

蜀秦宓與王商書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於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於司馬相如云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

羊賢叔術之讓云云　使美新果出子雲則宓

亦當云雖有美新之累矣何以稱行參聖師耶。

焦澹園爲子雲辨證甚明似可引此爲助。

陳壽有季漢輔臣記其爲蜀漢無疑近謝少連

改季漢書猶壽語耳安足詑乎

博物志曰上芝爲車馬故樂府有芝車語芝如

車亦异唐成都朱善存家世寶一劍每生神芝

則天下晏清安史黃巢之亂劍吐黑煙屬天此

爲尤異吳園次詢予異芝名余舉此以復道書

句曲山有五芝求芝者投金環二雙於石間勿顧念必得第一芝名龍仙二名參成三名燕服四名夜光洞鼻五名料玉食之者位為列眞此亦可備芝名之數

楚詞夕始臨乎微於閭注東方玉山醫無閭一名微閭如楚詞一名微於閭也

唐貞元末相骨山人以無目故遂人以手捫之必知貴賤房次卿方勇於趨進率先訪之及出戶將後謁者盈巷覩次卿已出迎問之曰如何

荅曰不足言不足言且道箇杜長秀才位極人臣何必更言或有退者後杜循果帶相印鎭西蜀

此揣骨相之始今特村盲輩鄙爲之耳

南越志昔有懶婦睡機上姑怒之遂走投水化爲此獸一枚可得油三四斛燃之照紡績則暗照歌舞則明虞衡志懶婦如山猪而小喜食田禾以機軸織紝之物挂於田頭則不敢近然饞燈之說名奔鮃又魚也懶婦三化水陸呈形然乎

管子曰、屠牛長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髮、則刃游於其間也、 莊子庖丁本此而稍支矣、

晉王逸少書貧姥蒲扇、又子敬爲桓溫書扇、誤爲墨汚、因就成一駁牛甚工、又梁柳惲詩云、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王融見之而歎、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又桓簡書羊孚雪贊於扇、又宋孝武寫吳興太守何戢蟬雀扇、顧景所畫、又齊竟陵王子良之孫賁、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地、便覺萬里爲遙、陶淵明有扇上畫贊十八人、書

書扇事僅此數則

漢制皇太子金印龜紐諸侯王金印橐駞紐列矦丞相將軍金印龜紐二千石以上中二千石銀印龜紐千石以上光祿大夫無秩六百石以上銅印鼻紐四百石以上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秩二百石以上銅印鼻紐太子將相曰章餘皆曰印余按官印如此計其私紐亦必從官故今所得坑墓漢印諸紐不一必非貴而下擬賤而上僭也然不知其某人某官者人非著名

傳記後世何從考之此雖細事博古家亦所當曉其餘獅象辟邪覆斗亭紐之類則不可知矣事始云開元中鄭審檢校兩京館驛今驛門前十二辰堆即審所刱　十二辰堆即今各衙門堂前時辰臺也驛騎慮有淹遲故置堆以紀去來之候耳

釣竿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側作釣竿之歌後司馬相如作釣竿之詩今傳爲古曲也不見古今注

相如有詩見此

短簫鐃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所作所以建武揚德風勸戰士也此歌最古惜不傳右見古今注

岐伯醫外能詩古聖何所不備

荀輿能書常寫狸骨方右軍臨之謂之狸骨帖見劉賓客嘉話今但知右軍自書耳

理方

杜牧之詩娉娉嫋嫋十三餘豆蔻梢頭三月初劉孟熙謂本草云豆蔻未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少而娠也其所引本草是言少而娠非也且牧

之詩本詠娼女言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如豆蔻花之未開耳此為風情言非為求嗣言也若娼而娠人方厭之以為綠葉成陰矣何事入詠乎右見升菴丹鉛錄辯誠是也第未明證何以如豆蔻花按桂海虞衡誌曰紅豆蔻花叢生葉瘦如碧蘆春末夏初開花先抽一幹有大籜包之籜解花見一穗數十乳淡紅鮮妍如桃杏花色蕊重則下垂如葡萄又如火齊纓絡及剪綵鸞枝之狀此花無實不與草豆蔻同種每蕊心

有兩鞠相並言人不曉其目過問云[illegible][illegible]知詩人用豆蔻之自益顯漢事秘辛渥丹吐齊之俗。又友人言此花京口最多。亦名鴛鴦花。凡媒妁通信與郎家者。輒贈一枝為信。

正月上辰。出水邊盥濯食蓬餌。以祓邪。漢儀也。見續博物志。今知上巳。不知上辰。

因樹屋書影第三卷終

因樹屋書影第四卷

櫟下老人筆記

屯溪螺隱校訂

謝靈運遊山記、吹臺有高桐、皆百圍、嶧陽孤桐、方此爲劣、今一桐孫鳥有、

揚雄五經鉤沈曰、聖人之生、必資於陰陽、陰陽之理、即聖人所盡、但盡陰陽之理、則元照之本自見、此此謂不求於自知、而理盡自然知者、按此則揚雄又有五經鉤沈。

沈括云登州海中時有蜃氣如宮室臺觀人物車馬歷歷可見謂之海市舊聞記云汝州臨汝縣南十八里廣城坡之西垠有山曰崆峒即黃帝訪道地廣成子所隱也廣成祠在山麓其巔有洞穴如盎每將風雨則一白犬自穴出田夫以為雨候亦名玉狗峯耆老云若九春三秋天景清麗必有素霧自嵒起須臾粉堞青甍彌亘數里樓臺轇轕林木與葩數息中霧市散漫不復見矣謂之化城按所記與萊濰山市同化城

海市宁內有此奇對然海市人恒見之山市間有見者化城不獨未見且無傳者矣

高誾燕志太平十五年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有司奏布部王荀妻產妖夠人莫覺俄而失之乃暴荀妻於社大雨普洽　今中土大旱輙謡某婦產旱魃聚衆捽婦用水澆之名曰澆旱魃因借言恃衆以私逞者此惡俗也事昉於此

景公問晏子天下有極大乎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門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池

乎然而瀏瀏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蟁睫再乳再飛而蟁不爲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爲焦冥

按此則大言小言不始宋玉

元初都城廟學燬於兵王檝取舊樞密院復創立之春秋率諸生行釋菜禮仍取舊岐陽石鼓列廡下見元史

石鼓迄今無恙檝功也帝京景物畧載石鼓源流不及檝

元時浙江行省因有蠲租之令奏言江南貧民

佃富者之田歲納其租今所蠲特其田主而佃民輸租如故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令佃戶當輸田主亦如所蠲之數從之此言最爲公允直當著爲令閩中佃變禍亦由此富者蒙蠲而貧佃輸納如故何以服其心耶

東坡朱亥墓誌銘亥墓在屠兒原云近朱僊然不可跡矣

南唐書陳陶傳陶所遁西山先產藥物數十種陶採而餌之開寶中常見一叟角髮披褐與一

老媼貨藥於市、獲錢則市鮮對飲、劦若無人、既醉行舞而歌曰、籃采禾、藍采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爲陶夫婦云、按此即晚唐詩人陳陶、賦一將功成萬骨枯者、觀本傳則知俗繪八仙中之藍采和豈人名哉、以禾爲和、以籃爲藍、謬矣、

王部經略熙河、番酋俞龍珂舉衆內附、自言生平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包姓、上如其請、此事可入包氏家乘、塞外尚忠義如此、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見韓詩外傳○此解明確後儒不取吾所不解

澹臺滅明墓在江西南昌府東湖上總持院後滅明魯人史記滅明南遊至江居於楚友教士大夫宋漕使程大昌築祠堂曰友教・按三吳文學自子游豫章文學自滅明天啓末豫章兩

臺毀滅明祠祠瑺覗大昌訛否

挾仙樓在四川邛州北崇眞觀後昔有仙人張遠霄者往來於此每挾彈覗人家有災者爲擊散之此其故居也　按此則世傳張仙彈子圖乃遠霄也訛爲文昌化身又因花蕊夫人詭對遂以彈子爲祈子之祥總無干涉

韻海樓唐大曆七年郡刺史顏眞卿在郡建於上與李蕚陸羽僧皎然等著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因以爲名按皎然奉和顏使君修韻海樓

畢州中重晏詩曰、世學高南郡、身封盛魯邦、九流宗韻海。七字揖文江。惜賞雲歸堞、留歡月在窗、不知名教樂、千載意誰雙、觀九流一聯。似韻府羣玉類耳。惜不傳。其博綜必勝羣玉遠矣。

谷永爲鄭寬中上疏加葬禮曰、昔周公薨、成王以變禮而當天心、師古注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見尚書大傳、　按谷永去古不甚遠。而有此說、豈永不

讀金滕耶或書緯云然

予鄉鄭雒間每言與則曰孤與人物則曰孤你然無其字久乃知爲乃也秦以市賣多得爲乃乃正音孤又所在言足爲勾不知原有夥夠之夠餘也

龍涎香眞者雨中焚之輒熘爆有聲以此爲驗京師一老中貴爲予言

雄雞往往有形似雌者予友黃濟叔家雌雞鳴以爲弗祥既劄乃審爲雄此亦不可不知

古以三鼓前雞鳴爲荒雞又曰兵象然予往往見人煙聚集之地鷄多非時鳴又延平城中雞夜夜二鼓即鳴余詢之土人言數十年如此亦無他異

管子曰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返報見干寶搜神記　此生成樟柳神後世煉耳報者有狐報猴報慶忌報最古

東觀漢記曰、馬援至荔浦、見冬筍名苞、上言禹貢厥苞橘柚、疑謂是也、其味美、見齊民要術、苞未必然、然見伏波不以行間廢經學

娛美人草、蜀中傳虞美人草、余以虞作娛、意其草柔纖、爲歌氣所動、故其葉至小者、或動搖、美人以爲娛樂耳、讚曰、翠莖纖柔、稚葉相當、遇而歌之、或合或張、右見益部方物記、虞姬之妄、不待辯矣、虞娛古通、標義可也、不必更字、歌氣所動、固不敢信、必遇而歌之、又何草不可動耶

張伯雨贈龍門恩公詩、恩公昔住太平日、林下相迎壞色袍、行到龍門無脚力、右肩偏袒吃櫻桃。倪雲林爲作龍門老僧圖、蕭伯玉曾見之、云高逸之氣、動寬傷鬼、殆二妙也。

汴梁閫司、爲朱温舊宅、有駝皮鼓、是當時物、鼓身可數人圍抱、然是一木刳成、傳云木出酸棗縣、閩萬歲寺、亦有獨木鼓、相傳是五代時物、

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兎、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爲劍、右見劉敬叔

異苑、魚腸形也兎腸豈眞鐵乎。

政和間、忽弛黨禁、求蘇軾墨跡甚銳、或謂寶籙宮羽流拜章、久之方起、徽宗詰問、荅曰、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章、問奎宿何神、所奏何事、曰、所奏事不可知、爲此宿者、即本朝蘇軾也、故不惟弛禁、且欲玩其詞翰焉、此羽流必通文墨。爲坡公抱憤者。足令京卞輩愧死。近世分宜亦以降乩而罷。是皆諷諫之一。聖人神道設教。信有由矣。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磬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款志但漫剝不可讀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伸冤者擊之立其下如今撾登聞鼓也肺形便於垂肺主聲聲所以達冤也見墨客揮犀按肺石惟此載獨詳肺屬金其令爲秋刑象也製似今雲板之類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爲鳩則鳩又化爲鷹田鼠化爲鴽則鴽又化爲田鼠其不能

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草爲螢。爵爲蛤。皆不言化也。見霏雪錄。予按此言似是而泥。如化書所云松化爲石。石不鬪。石復化爲松也。美人化爲石。不鬪。石復化爲美人也。惟今賊既向化。不久即復其本形。是眞能化者。

熙寧中。神宗命館職張載往兩浙。劾知明州苗振。呂正獻與御史程伯淳言。載賢者。不當使鞫獄。上曰。鞫獄。豈賢者不可爲之事耶。弗許。見揮麈錄。鞫獄事有嫌怨。此直爲賢者避嫌怨耳。且

議論如此。安得無黨人之疑。神宗語尚渾厚。儻曰鞫獄豈當遣不賢人耶。如爾等言。則唐皋陶周蘇公皆不賢人矣。不識二公何以置對。

今稱先生。古者亦有單稱一字爲禮者。叔孫通與諸弟子共爲朝儀。曰叔孫生聖人也。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見偶然錄。今人以老先生爲尊稱。宦者稱人。類無生字。三吳稱人。類無先字。則知此稱。未可盡詆矣。

上元夜。人皆游賞。向獨在家讀書。太乙神以青

蔡照之、見劉向別傳　不知與天孰是

唐高宗問許敬宗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注海者也濟雖細獨而尊按不因餘水雖細而尊八字可以警人又畫鑒載常州太平寺佛殿後壁有徐友畫水名清濟貫河中有一筆尋其端末長四十丈此眞能畫細而尊者

雞跖集武彝君食河祗脯注云乾魚也又武彝志漢以乾魚祀武彝君見漢郊祀志

酒名紅友。好對黃嬌。翠濤。好對玉薤。

急就篇、服瑣綸攸帯茲與衆連、注、服瑣細布織爲連瑣之文、綸帯緆布之尤精者、按今瑣服、其字不定、宜此爲正、

相傳人家粘畫水、多能厭火、故古剎壁上、多畫水、常州太平寺佛殿後壁上、有徐友畫水、兵火鬨、寺屋盡焚、而此殿巋然獨存、或云畫之力、趙州栢林寺、有吳道子畫水在殿壁後、至今猶存、吾梁人家無貴賤、好粘趙州印板水、照牆上無

一家不畫水者、汴水滔天後、人又以畫水爲惡兆、余謂羣分未必有功。類聚亦不任咎。請置此水於功罪外。

宋湯君載云、高麗國画觀音像甚工、其原出於唐尉遲乙僧筆意、按尉遲乙僧外國人、作佛像甚佳、用色沉著、堆起絹素、今西洋蠟絹畫、是尉遲遺意。

華光長老、以墨暈作梅、如花影然、別成一家、政所謂寫意者也、見畫鑑、近諸暨陳章侯畫梅、故

作支離肥白堵芬木常問之荅曰須懸五六步看耳芬木畫梅多得章侯法

李成畫米元章生平只見二本至欲作無李論蓋成生平所畫祇自娛耳旣勢不可必利不可取宜傳世者不多也此湯垕語元章時已無李矣何近日營丘之紛紛耶或曰翟院深學李成畫山水臨摹逼眞而自作多不佳今所傳成畫皆院深贋本

范寬字中立以其豁達大度人故以寛名之余

謂此畫中漢高也歷千百年終無以字稱者甚矣人之不可不豁達大度也蹐促瑟縮人何能畫畫亦何由佳近人惟吳遠度可語此

郭乾暉畫鷹鳥、得名於時、鍾隱亦負重名、自謂不及、乃變姓名、受傭於郭、經年得其筆意、求去、再拜陳所以、郭憐之、盡以傳授、故與齊名、見畫鑑、一技耳至變姓名受役於人必欲盡得其技而後止古人用心可畏如是哉

余所藏春山讀書圖、是元人無款畫、後人假唐

六如一詩於上不知六如筆意斷不能臻此欲以重畫反爲畫累古畫中如此等類極多不可不辨

湯垕云貫休畫羅漢高僧不類世俗容貌堵芬木曰畫羅漢不在揑怪正使眉目一如恒人而道氣沉摯生人敬畏乃足尚耳予在蘭谿見貫休十六大軸應眞像在京師見十八應眞橫卷皆故作牛鬼蛇神狀展閱數過心目無所格也祇覺其醜獰耳勿論眞贋卽眞出休公手亦何

足貴。

五代婦人童氏畫范蠡至張志和等乘舟而隱居者六人山水樹石人物如豆許亦甚可愛見畫鑑以婦人工畫隱士想見其胸次全貯氷雪了無脂粉。必是老萊子。北郭先生之配。

湯垕畫鑒云嘗收得五代人衛賢所畫盤車水磨圖甚佳余在閩中得盤車水磨圖是謝在杭家物絹素極古穿插之奇之夥非就朗日下細計之不能得其原委相傳爲郭忠恕畫或即賢

作耶。

胡翼工畫人物、關仝畫山水、人物非其所長、多使翼爲之。古人虛心如此。不似今人頭頭欲占第一也。

徐熙畫花果、多在澄心紙上、今紙宜書者。多不宜畫。澄心堂所以獨貴。

唐畫龍圖在東瀾錢氏家、絹十二幅作一幀、其高稱是。中心畫一龍頭。一左臂。雲氣騰湧。墨浪如臂。大筆蹟圓勁。沈着如印。一鱗如二尺盤。大

不知當時用何筆如此峻利見畫鑒古今納畫之潤大者應無踰此得見其一鱗足矣

韓晉公滉好畫牛戴嵩爲其幕客專師法於韓而青出於藍者也古人云牛畜非文房淸玩故不甚貴重吾友堵芬木曰昔人謂牛非淸玩不知極細潤之臺閣人物其中之牛甚多更不如玩此黑牡丹隱隱如聞夕陰朦朧間作短笛聲也

君載云張萱工仕女人物不在周昉之右平生

見十許本、皆合作、畫婦人以朱暈耳根、以此爲別、不可不知也、余過富沙、張石只使君以萱仕女一卷惠余、穠麗豐肥、不獨朱暈耳根、頰上亦大著燕支、綃雖百斷、神采奕奕也、以示陳章侯云非萱莫辦、且詑余曰、君常誚余仕女太肥、試閱此卷、予十指間娉婷多矣、

巨然與劉道士同時、畫亦同、但劉畫則以道士在左、巨然則以僧在左。以此爲別耳。見畫鑒、巨然聲施至今、劉遂寂寂、堵芬木曰、劉何必專畫

道巨何必專畫僧乃於綃素中爭坐位耶予曰烟雲變滅水石幽閒此中坐位那得不爭

君載畫鑒云僧傳古畫龍體勢勝董羽作水甚不遠予謂龍正以水爲體勢畫龍不工水正如造酒忘下麋耳

畫鑒石恪畫戲筆人物惟面部手足用畫法衣文麤筆成之今人稱戲語戲事咸曰戲筆筆字不可以他字代想沿於此耳

米元章善寫古賢像見畫鑒今人但知其能作

山水耳、

天游子效負圖先生、履迹遍名山、或問曰、山不同乎、曰、然、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頹而堆阜。桂林之山。玲瓏剔透。巴蜀之山。巉差窳窆。河北之山。綿衍龐博。江南之山。峻峭巧麗。山之形色不同如此。今人但傳春山四句。亦並作郭河陽語。

女閭七百、齊桓徵夜合之資、以佐軍興、皆寡婦也、唐書西域傳曰、葱嶺以東、俗喜淫、龜茲于闐置女肆、征其錢、不足論、仲相桓有此、豈但器小

于文定曰、天地六氣、自有一種邪穢、必使有所疏通、然後清明之氣、可以葆完、辟如大都大邑、必有溝渠、以流其惡、否則人家門庭之內、皆為汚濁所涸矣、此最悖論、女閭七百蓄亦陰寓救俗之微權。未可盡非也。

紅線傳、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

林四語何等冷勁而下接云忩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諏便是村學究語乃知爲文單行者易工而儷偶者難妙也

巳卯冬過尉氏阮太冲先生與予談易先生極推金谿傳文兆言其所著十一翼可盡廢從前作者予索之十年不得後在閩得之於蔣用菽此書神宗末年刻之金陵書坊中時亦不久不知何以不行於世文兆於易濫熟胷中信手而拈衝口而出無非至理余悲其不傳於世又無

力爲之復梓囹以歸之堵芬木、芬木許爲鐫於歷城、芬木信人、想終不負此諾也、

鰒魚出膠州、音撲、今皆呼鮑、膠人言鰒生海水中亂石上、一面附石、取者必泅水、持鐵鏟入鏟驟觸、鰒不及覺、則可得、一再觸、則粘石上、雖星碎其殼、亦膠結不脫、故海錯惟此種最難取、光武時張步據青徐、遣使詣闕獻鰒魚、後漢吴良爲郡吏、不阿太守、賜良鰒魚百枚、南齊時有遺褚彥回三十枚者、每枚值數千錢、宋時淮治北

屬、江南無復能得、或有間關至者、一枚亦值數千錢、當時重之如此、予在濰匡九畹以鮮鰒來、就火上炙噉、鮮美異常、人言閩亦有鰒魚、余在閩曾未一見、惟香螺肉酷似鮮鰒、而香與脆又過之、但乾腊不堪與鰒爲奴耳、

鯗字從養字之半、相傳最養人、浙僧以佛經中有南海有魚、其名石首、比丘有疾食肉、四兩語、恣噉之、林鐵崖云、粤中僧以蜆蛤無血、食與蔬菜等、工部風俗當園蔬不獨爲白小詠矣、然皆

無賴棍徒所爲稍持戒律者卽委頓不至藉經言爲口實也

劍俠見於古傳紀中甚夥近不但無其人且未聞其事惟聞宋轅文尊公幼淸孝廉素好奇術曾遇異人於淮上席間譚劍術其人曰世人膽怯見鬼神輒驚悸欲死冤鬼尚不能定安望授鬼神術宋曰特未見耳烏足畏其人忽指坐後曰如此人公那不畏回首顧之座後輒有神蔽面赤髭猙獰怪異如世所塑靈官像宋驚懼仆

地。其人曰。得云不畏耶。又予姻陳州宋鏡予光祿、尊人爾田公諱一韓、神廟時在兵垣、劾李寧遠、疏至一二十上、寧遠百計解之、卒不從、一夕公獨卧書室中、晨起見室內几案盤盂巾舄衣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爲二。痕無偏缺有若生成而戶扃如故。夜中亦無少聲息。公知寧遠所爲、卽移疾歸、光祿時侍養京邸、葢親見之、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逢耳、蜀許寂好劍術、有二僧語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淸淨事

異於此。諸佚皆鬼爲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此言近理、世之好異者當知之、

予兩過趙州栢林寺、見吳道子畫水、在佛殿後檏短壁上、波濤洶湧、翻瀾駭沫、俯覗之、目爲之眩、州人有爲墨刻者、有畫爲巨幅者、波瀾曲折、皆有可觀、過者輒市之以贈人、有數家以此爲衣食、殿後壁上水、色甚鮮、而柱礎皆非千年外物、其爲後人摹寫無疑、家君愛画水、常以趙州所賣水、倩秣陵善画人、取趙州臨本轉臨之、尚

自洶洶動人乃知古人絕技留傳其地千百年後少得其皮毛尚足勝人若親承指授更不知何如也

白樂天詩已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又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芥隱筆記時俗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秩冠五日今人但用望字無用開字者余謂方踰七者曰開近八者曰望

庚寅在南都與諸同人隷七夕事凡數十則以爲無以加矣後余得七夕錢事泉譜七夕錢爲

牽牛織女相對形、穿上爲花、穿下爲草、製甚古質、兒子在後、因有躲書空負三秋節、買渡難尋七夕錢之句、同坐謬爲激賞、

芥隱筆記、樂天春深娶婦家詩、青衣轉氊褥、錦繡一條斜、則知新人轉席、唐人巳爾矣、予鄉至今猶行之、嶶人則藉以青囊、又張蓋不使承天光、云遮惡星、囊也繇也、

紫河車、醫者謂之混元毬、以爲能益元陽、江南北、皆以胞衣爲人所食者、兒多不育、故產蓐之

家慎藏之惟京師不甚諭往往爲產媼携去價亦不昂有煎以爲膏者四方欲得紫河車者類取之京師癸未冬親串有從余遊都門者其人謹愿生平絕迹北里突生天疱不解所自予忽悟其故解之曰君質弱常服紫河車京師四方雜集患天疱者甚夥所服藥中安知無天疱衣胞此瘵能延子孫氣味所銜尚能中人生子多無皮膚衣胞尤爲毒氣所歸君之患必源於此衆皆以爲然夫忍於殤人之子以自裨益仁者

尚不爲。況未必有功。而適以滋害如此。可不知所戒哉。

豫章曾堯臣曰、今人爲文、大約如屏障間架現成。但須糊裱耳。此語殆爲太倉新安發。

蕭伯玉曰、近時爲文、工爲諛語、率多避忌、如絳灌既貴。斷不敢言其屠狗吹簫時事也。漢郭玉善醫、遇貧賤厮養應手立愈、然治貴人或不驗、和帝問之、對曰、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況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

臣意且有不盡、何有於病哉、悟此可廣文心
商丘徐爾黃隣唐曰、有明三百年之文、擬馬遷
擬班固、進而擬莊列、擬管韓、擬左國公穀、擬石
鼓文、穆天子傳、似矣、卒以為唐宋無文、則可謂
溺於李夢陽何景明之說、而中無確然自信者
也、夫孔子之聽、去開闢之時、已數千年、孔子刪
書起於唐、敘詩綴以商、以明世遠言湮、滅沒莫
考、但舉二千年以內之言、擇其雅者、為人誦習
之、法古者法其近古而已矣、蓋古文如漢、如莊

列、如管韓、如左國公穀、如石鼓文、穆天子傳、法莫具於馬遷前此之文馬遷不遺後此之文不能移馬遷然而馬遷之文法具矣體裁有未備也備之者其昌黎柳州廬陵眉山諸子乎諸子之於馬遷猶顏曾思孟之於孔子也道必學孔子然善學者學顏曾思孟而已矣文必學馬遷然善學者學昌黎柳州廬陵眉山而已矣蓋進而上之、如莊列、如管韓、如左國、如公穀、如石鼓文、穆天子傳、猶羲農之制作。皇娥之歌謠。高而

不可爲儀者也夢陽景明謂爲文本於馬遷是矣乃所爲誌銘書記諸作景明猶稍稍自好而夢陽則支蔓無章降而弇州白雪諸子尤而效之有明三百年文之所以支蔓無章者夢陽景明之過也而世猶莫之寤也

商丘侯方域曰余少遊倪文正公之門得聞緒論公教余爲文必先馳騁縱橫務盡其才而後軌於法然所謂馳騁縱橫者如海水天風渙然相遭濆薄吹盪渺無涯際日麗空而忽黯龍近

夜以一吟耳悽兮月馳性寂乎情移文至此非
獨無才不盡且欲舍吾才而無從者此所以卒
與法合而非雕鏤組練極衆人之炫燿爲也今
夫雕鏤以章金玉之觀組練以侈錦繡之華而
已若欲運刀尺於虛無之表施機杼於縠紋之
上未有不力窮而巧盡者也故蘇子曰風行水
上者天下之至文也風之所以廣徵而無間者
氣也水之所以澹宕自足者質也風之氣蕭然
而疏然有能禦風者否耶水之質泊然而柔然

有能劃水者否耶故曰氣莫舒於風質莫堅於水然則至文者雕鏤之所不受組練之所不及也

蕭伯玉曰世家子弟須以數百卷書浸貫於胸中雖悠悠忽忽土木形骸而遠神自出令率膏沐妍皮牢褁癡骨何異陶公所云舉體自貨迎送恬然者也

考工記弓注云䐢亦黏也今人目不通變者曰滯髮爲膏所沾印硃爲油所膩皆曰滯似皆當

用髓爲古、

白櫻桃生京師西山中、吾師北海先生退谷前有一株、歲以數十粒相貽、予有花間婉轉風團玉月底依微露洗珠、自浣絳唇歌白苧、任他紅淚滴氷壺句、先生謬加嘆賞、但味微酸、亦不及朱櫻之甘碩也、

昔人戲謂菖蒲見修竹、竹當踞坐、菖蒲當拜於前、余謂蒲亦鑑於甘蕉之前車、故作此畀猥耳使自矜揖客此君彈章又簌簌出袖中矣

侯官陳鴻、字叔度、家貧、無人物色之、能始石倉園在洪塘中、有淼閣、集諸同人爲詩、叔度有一山。在水次終日有泉聲句、能始嘆賞、爲之延譽、因即以石倉爲居停、名其詩曰秋室篇、取李長吉秋室之中無俗聲也、丙戌之變、能始殉節、叔度年七十二、不能自存、以貧病死、無子、不能葬、戊子余入閩時、客以其詩來、予悲其蒿露、謂客曰、余任其葬、子任其詩、因助以金、免諸生徐存永董其事、先是莆田布衣趙十五、名璧、亦工詩、

善作畫、所爲枯木竹石類、閩人珍之、然性孤僻、不多爲人作、惟山房寺壁、則淋漓潑墨、與叔度先後死、亦不能葬、存永因舉十五之棺、與叔度合墓於小西湖之側、余爲書碑曰明詩人陳叔度趙十五合墓、客刻叔度集、予爲之序、板式精好、傳之南中、莫不知閩有陳叔度矣、十五不多爲詩、無傳者、

相傳周憲王時、客有以京口老酒獻者、王飲而甘之、歲命載數甕來、民間競尚之、後予鄉人婚

嫁賓筵、非此不足爲敬矣、予至京口沽之無一滴、葢京口人歲治數萬甕、溯黃流而上、盡以供汴人、呼曰汴梁酒、京口人不尚此也、

汴酒以中牟之黎花春爲第一、邑中張未一邊道見兩家、及予姻王崑艮使君、皆善釀此、味淡色清、品在惠泉上、視汴之秋露白、不止有仙凡隔若京師之梨花春、皆雙投火春、不足爲奴僕耳、

閩酒深紅、如汴梁酒、予常在臨洺關向李浦珠

索洛酒以飲閩人咸曰此酒霓也眞餔糟歠漓之言予爲失笑

濰縣酒與青州同以金露玉露名然皆市中所有士紳家自作粗麯酒色殷紅味微苦然可多飲金露太苦玉露太甘特其名耳未若粗麯之宜人也

章丘羊膏酒東省重之闈中多取以供主試者味甘無少羶氣偶一飲之亦尚宜人不堪多吸也

京師之甘露居擱液局荷葉露名色數變究只一甘耳余飲之輒作嘔二十年前京師酒全非此味南茶北酒南人漸有繁言矣予在京師時邀戚畹魏冷菴師貞冷菴留予嘗酒罇罍雅潔殽核精好几前置一銀水火爐列小銀壺十壺各一種約受數合許嘗遍則更易十種如是三四易客已醺然而主人之酒未能徧嘗也都城破冷菴盡驅眷屬於樓上而縱火其下身往赴之有老僕往窗隙窺覘烈焰肆發燃及巾曲而

玲菴雙趺宴坐、如入火不熱者、亦奇人也、以武冠故無稱之者、哀哉、

予飲酒、非隔水煑則痔立發、京師人槩灸之煤上、又好飲火春、而佐以炙煿之餌、曾無疾病、徐家肺、沈家脾、信自有然、蕭伯玉云、不知宿生植何殊福、乃有此種不可思議脾胃也、

世人共云犀爵酌火春後、則香驟減、予過溫陵、黃東厓相國以火春酌犀斛飲予、泉州舉郡皆以爲非此不足以發犀香也、論乃大異、

閩酒自浦城至延平、如玉帶春、梨花白、品類雜出、實皆臘白耳、會城獨多佳酒、藍家酒最有聲、品亦最下、當時或不如是、碧霞酒新出、非甘非洌、人世乃有此惡味、莆田以至淸漳皆雙投酒、非火舂不可成、甚不宜人、三郡人皆云會城無酒、非無酒也、無火舂重釀之酒也、會城中以魯家之蓮鬚白為最、

予過邵武之拿口、高主政年八十矣、餽余一經酒、淡而有致、與羅家錯認水無少異、閩酒當以

此爲第一不知其名云是家釀不能多得不能遠携每憶之輒如汝陽王道逢麴車也

內丘蒼盤石鴈臚善以西瓜釀酒味冽而性涼頗宜予予三過公家公輒浮滿索醉乙未赴獄事方急不敢過公公八十有九猶策蹇追余老淚縱横握手絮絮宿予栢子亭中又傾瓜瓤酒五經去予有深戹隸事瓜瓤酒小雪晋人栢子亭之句聞公尚在每念之忽忽如坐栢子亭中聽公撥琵琶鷫鸘音喝喝唱梁州調也

唐藩鎮國中尉碩爋字孔炎博通羣籍熟習國家典故旁通大乙壬遁百家之學辨識古器以手摩之即解唐成王以摩天王目之

茅元儀武備志成曾經神宗乙覽天語稱其該博元儀即顏其堂曰該博宋比玉擘窠作八分書廣三尺許爲比玉生平得意筆堂在秣陵武定橋側予幼時見之今額不知所在矣

商丘侯司徒恂司成恪家世戍籍幼時太常公命之曰爾勿以我爲貴吾戍籍也爾不力於學

將爲卒伍矣及司徒貴佐司馬時力能去其籍而不肯曰留以警吾子孫也

丙寅年予在秣陵見支小白如增以所刻小青傳徧貽同人鍾陵支長卿語余曰實無其人家小白戲爲之儷青妃白寓意耳後王勝時語予小青之夫馮某尚在虎林則又實有其人矣近虞山云小青本無其人其邑子譚生造傳及詩與朋儕爲戲曰小青者離情字正書心旁似小字也或言姓鍾合言成鍾情字也予意當時或

有其人以夫在故諱其姓字影響言之其詩文或亦有一二流傳者衆爲緣飾之耳但虞山云傳出譚生手而余實見小白持以貽人或譚生爲之小白梓之耶抑竟出小白手也鄭超宗謂陳元朋所改傳勝小白舊傳殊不然虎林徐野君譜爲春波影荊溪吳石渠譜爲療妒羹詞皆綺麗可觀即無其事文人游戲爲之亦何不可惟是過孤山者必訪小青墓若過虎丘必灑酒眞娘者則大可噴飯矣吾弟靖公曰不知當府

果有揚子雲否並眞娘墓吾亦疑之
呂文穆公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并文穆逐出之羈旅於外衣食殆不給龍門寺利涉院僧識其爲貴人延至寺中爲鑿山岩爲龕居之文穆處其間九年出而廷試第一七年爲參知政事十二年而相其後諸子即石龕爲祠堂名曰肄業富韓公爲作記公旣登第攜其母以見龜圖雖許納之終不與相見乃同堂異室而居石林老人云雖爲出母之榮而父子之間禮經所無

有者。處之各盡人情。爲難能也。今所傳文穆傳奇、似影響於此、弟以母事爲妻事、則大可噴飯矣、玉蓮亦龜齡之女、汝權則佐龜齡劾佹胄者、龜齡傳奇、後人謂佹胄之黨爲之、以詈公者、然宋時安得有傳奇、或當時佹胄之黨、有爲此語者、流傳人世、以訛傳訛紊謬如是也、

魏童子、定興東冊上村人也、母李氏、父沒、李以貧依其母居、童子傭於邑中、歲得錢八百、以奉李、李之母、苦孀女難常依、迫使嫁李之從弟爲

某媒財二金持雙布來迎童子聞之驚愕奔視執李裾號呼不釋手媒者恨童子連摑之李將辭夫塚童子循河濱哭要李共沈不得又大慟曰毋必去請視兒死而後去李之弟乃强拉童子入村促李去童子欲追爲奪者所持不能脫踣地呼天聲竭泣血觀者如堵無不隕涕李生合章輩見而心惻乃共爲籌畫語衆曰急縱童子使追追而及財在我輩童子踉蹌去衆咸慮去遠追當弗及怪風驟起震盪衝激昏霾蔽日

咫尺莫辨村中老嫗齊合十跪風中爲童子禱李果阻風不能前童子及之語某曰歸我母我歸汝錢李初亦迫於母耳終戀子亦欲歸某懾於風異亦弗敢強李乃歸次日某同二客來曰吾來取婦非取錢也李生含章輩與鄉之李翁進賢者斥之去童子得爲母子如初范箕生吏部爲賦返風行

西蜀楊升菴太史著書至二百餘種豫章朱鬱儀中尉著書至一百十二種當時曾未聞有茂

陵之求、張天如雖一時名流、然無多撰著、當時至見之章奏求其遺書、人有幸不幸如此、

虎林聞子將、論作文之妙訣云、文有正位不可太粘亦不可太離張賓王常閱友生一義云他人說得少愈多予說得多愈少了張元長云、作文如打鼓邊鼓雖極多中心却也少不得幾下二老眞狐精也以質今日諸君之文、如魚飲水、冷暖應自知之、一爲閱文之妙訣、引東坡云、觀士人画、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

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便倦此眞閱文三昧也

白樂天別駕忠州爲茘枝圖寄朝士姻舊或干以財率不荅但畵茘枝圖與之見杜陽編劉崇龜節儉生平無恩澤及人爲廣州守有親舊干謁者但作茘枝圖與之曰此嶺南佳果圖愛之者直得百金見宋史劉豈聞白有圖而倣之乎此二則當收入茘枝譜

彭堯諭余鄉夏邑人工爲詩有西園公子集少

多讀書有氣調常遊京師遇竟陵鍾惺與談不合奮拳毆之如皐冒伯麐當萬曆末年抨擊七子者甚衆伯麐守師說抗詞抵拄憤楚人之訾謷至欲以身死之皆可一笑也

艾千子自言戊午以後於古人深處頗有所窺爲文漸有潦水盡而寒潭清之意而時流不察反以江淹才盡

管仲姬竹卷後跋云操弄筆墨故非女工然而天性好之自不能已竊見吾松雪精此墨竹爲

日既久。亦頗會意。因大丞相不忽夫人之命、敬寫一卷、鄙拙可愧耳、此卷藏豫楊棐雲家、

世上童謠、相傳熒惑星化爲小兒授之、余耳聞者如吾梁壬午以前、突有鏡子裏及淤渣之謠、凡求物不得、訪人不值、以至事之恍惚、疑人相誑者、輒曰在鏡子裏、人事之影響、車馬之縱橫、見者類曰如淤渣也、壬午汴水滔天、城上望之、民居明如蛟室。瀦殿澄若蜃宮。而構櫨椳闑流滿水面。舟艥之至不可行。咸曰鏡中淤渣之言

驗矣。

陶侃運甓、今人類疑是甓不知甓也、吳人謂甓曰甎甓見爾雅、

蕭伯玉曰、余謂子弟爲文以品韻爲主、而次公專以氣力相高、不知張及之畫犬、縱得敦龎之狀、無搖尾乞憐之態、其骨格犬耳亦何足貴

呂豫石司農爲選郎時、其座師以私託之不應、其人與高陽孫公言及、怒詈之、高曰、知君有好門生故以此相誇也、呂吾鄉新安人、名維祺、

沈練川璧、爲建安令、御史按所部、入境甫十里、停舟、欲拷掠人、索獄具不得、方盛怒、衆皆股慄、沈抗聲曰、卽至治所而不得則令罪也、奈之何責之中途、且此亦非拷掠地、御史改容謝之、後御史出守蘇州、詰其屬曰、沈建安非嘉定人乎、汝曹學此人、不患不爲良吏、

宗教從來分途、得蓮池大師而始合、師生平不捏腔板、不弄鬼怪、只本分念佛耳、後人爲師傳、修其化後、騎狻猊示現山中諸神異事、予恐失大

却此老本色此老勝人處只是一眞死後必不作此等狡獪似當盡爲刪去以存此老眞面目師議論直捷痛徹、絶無支蔓語、仁和樊令、問心雜亂、何時得靜、師曰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坐中一士人曰、專格一物是置之一處辦得何事師曰、論格物只當依朱子豁然貫通去何事辦不得或問師何不貴前知、師曰、譬有兩人觀琵琶記、一人不曾經見一人見而預道之畢竟同觀終場能增減一齣否也此老議論老實蹤跡乎

等類如此予未及見其人但讀其書常謂東南法侶遠則蓮池法師近則宗寶和尚他非我所知也

仙遊唐梅臣爲諸暨令旣去書浣紗二字付陳太學歸勒之石上好事者謬傳以爲右軍筆蹟王季重爭之爲褚河南又爭之爲唐宋人高手所贋梅臣語人曰以諸暨之苧蘿反欲令蕭山據之以今人之手筆又必奉古人坐襲之然則生諸暨者必不應有殊尤絕色令諸暨者必不

須揮毫運腕耶予侍家大人在暨陽邑中人言實陳章侯書予見梅臣書甚多皆軟媚無少骨氣二字斷非梅臣筆然每晤章侯輒忘問此

袁石公曰蘇郡人物甲於一時至弘正間才藝代出斌斌稱極盛厥後昌穀少變吳歛元美兄弟繼作高自標譽大聲壯語吳中綺靡之習因之一變而剽竊成風萬口一響詩道寢弱至於令市賈傭兒爭爲謳吟遞相臨摹見有一語出格或句法事實非所習見者則極詆之爲野路

詩其實一字不覩雙眼如漆眼前幾則爛熟故實雷同反覆殊可厭穢故余往在吳濟南一派極其訶斥而所賞識皆吳中前輩詩篇後生不甚推重者大抵慶曆以前吳中作詩者人各爲詩人各爲詩故其病止於靡弱而不害其爲可傳慶曆以後吳中作詩者共爲一詩共爲一詩此詩家奴僕也石公此論未爲不是惜乎矯枉過當遂開後人口實然當時無石公黃金白雪流毒今日更不知何如矣

画家工佛像者、近當以丁南羽吳文中爲第一、兩君像、一觸目便覺悲憫之意欲來接人折算衣紋停分形貌猶其次也陳章侯、崔青蚓、不專以佛像名、所作大士像、亦遂欲遠追道子近踰丁吳若鄭千里輩、一落筆便有匠氣、不足重也、董華亭曰、画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浩浩多壽至於刻畫細巧爲造物忌者乃能損壽葢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壽、仇英短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

趙雖品極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画爲寄以画爲樂者也。寄樂於画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倪文正序蕭爾重文云、武陵之漁人溪行、無意忽入桃源、鄧艾馳隂平七百里、鑿山通道、累擅緣崖、以趨劍閣、漁人之歸不改其漁、鄧艾則由之以取天下、即使向漁人之道可以坐有桃源然爾重不以易其劍閣者。又序會稽令陳公文云、夫用古如懷遠人可使其夢中神合不可使其白晝形見、魅出画師貌人者、貴能發其河山

龍鳳之姿而不失其顴面口目之器苟使依山切水以爲口目而施苞羽鱗鬐之形於其面則非其人矣

李聣武文纘云小兒取壁間蠅虎十餘枚寘甖中緘其口仍捕蠅數十下投之令爭啖啖盡則自爲帳脯太吞小強腦弱展轉畢命止餘其一更無所獵食故令久飢以困之度且斃輒飼小黃豆一其蟲始蠢蠢然少焉躭躭而睨聳身搏之既堅不可食復盡力不捨卒嚙豆以死小兒

則取其豆置几案間、凡蠅飛集稍近、去五六寸許、豆即能自起擊殺蠅百中不失以爲戲、碧樵聞而嘆曰、嗚呼、精氣之所感可怖哉夫蠅與虎類也生則相食死則相棄豆非其類也今不能令死虎搏蠅而顧能令頑豆擊蠅何歟虎領精於茲豆豆不足療飢而足發其氣於騰擲然則頑然細物皆堪誠動也

宋景濂曰、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佹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間濮

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與和順不足者非文也縱橫押闔飾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澀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瘦辭隱語雜以詼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例乖謬黃鐘與瓦釜並陳春穠與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眯人目者非文也臭腐塌茸厭厭不振如下俚衣裝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類不能徧舉必也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

闔闢如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而爲天下國家用始可言文有爲爬癢瘦語者上些上些下些下些不是不是正是正是予聞之捧腹因謂人曰此言雖戲實可喻道及見楊道南夜坐爬癢口號云手本無心癢便爬爬時輕重幾曾差若還不癢須停手此際何勞分付他焦弱侯和之云學道如同癢處爬斯言猶自隔塵沙須知癢處無非道只要爬時悟法華栖霞寺雲谷老衲曰二先生不

是門外漢予謂二公之言尚落擬議不若瘦辭之當下了徹也

因樹屋書影第四卷終